

元代文集

一九

元代史料叢刊編輯委會 主編

元代史料叢刊續編

長沙書社

元代文集 一九

元代史料叢刊編委會 主編

元代史料叢刊續編

黃山書社

揭文安公文集卷六

元 揭傒斯 曼碩

記

廬江縣學明倫堂記

廬江縣古廬江郡治焉今隸無爲州東有巢白黃陂之浸西有桐舒之蔽前臨大江北界合肥山高而水深邑大而土饒風俗淳古民習禮讓故易治之速化延祐三年邑令史伯杲新孔子廟後九年邑令張導禮更爲神像及禮器至順二年春二月碣山成君克敬繼爲茲邑祇謁先聖先師退卽明倫堂教官以下

以序列坐歷問風俗臧否吏民所疾苦古今賢士孰
忠孰孝各以所聞知敬對起瞻棟宇摧撓腐敗蹙然
曰是固出治之本乃爾而緩乎卽日出私錢爲民倡
合所得緡錢七千五百有奇三月丙戌卽工秋七月
戊子落成凡爲屋六楹丹墨藻績高壯宏麗始與廟
稱於是人皆知君所以爲治之意不待教令日趨於
善明年夏屬舒城宰燮理溥化請予記夫明倫之說
具在六經其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若堯之敦
叙九族舜之敬敷五教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化民
成俗孔孟之所以垂世立教皆是道也是故君不君

則天道乖臣不臣則地道睽父不父子不予則人道
絕其故亦大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以其道治其民夫焉有古今之間哉君子受於
天承於師備於身施於家行之於鄉居一邑則以之
治一邑居一州則以之治一州任天下之責則以之
盡天下之責不以上不知而慢其政不以下不從而
怠其教彼方以去禮絕義爲悅我則曰天叙天秩不
敢誣也夙夜孜孜求夫在我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
以明人倫也君子之學也求以明之而已君子之行
也求以推之而已此非獨爲成君有民社之告所以

爲升其堂立其庭爲師弟子者之告吾聞邑有文翁
者有周瑜者有毛義者雖不足以上方三代盛時之
士然其所以事親事君之道有能跋而充之亦庶幾
焉是役也相其成者主簿盧廷瑞董其事者邑士洪
琮薛興宗成君字簡卿蓋賢大夫云

靖州廣德書院記

靖州居楚極壤洞庭瀦其左巴蜀據其右狎獠與隣
猿鳥與游而兵革之所狃習也然其民好鬪而勇于
爲義雖寡學而易感猶有屈賈之遺風焉自魏文靖
公竄靖州士始知學近來有栗朝儀者靖之會同之

賢者憂其土地僻陋去上國遐遠士不典于學惴惴然恐王化之不流迺築書院于居之里因其鄉名曰廣德厚歲幣以聘良師高廩稍以養生徒凡鄉之子弟俊茂者寔不給者咸得來學其中絃歌之音甫作而隣徼警報當大兵督餉道學遂瓦解事定凡園田進取之務悉置益廣棟宇豐聚蓄招徠生徒由是復振且欲示子孫毋替厥服介其友謁文於余夫民之降衷秉彝雖有居天地之外未能或之違也故三苗負固舜舞干羽而來格越裳肅慎去周萬里慕周德重譯而來朝至于文翁之在蜀韓柳之潮與柳皆能

卷之六

三

一旦變文身椎結之俗千載稱文獻之邦蓋可驗矣
然彼皆大賢之所爲德盛而化博道高而名流其入
於人也易今栗氏以窮邦韋素之士奮然鼓舞俄以
韓柳文魏之責自任亦可謂難也已嗚呼士之居是
鄉游是鄉以及栗氏子子孫孫而有違其志背其道
墜文教而不宣而惟暴棄之歸復何顏以自顧其身
耶可無念哉其爲屋椽礎之數若干工匠之計若干
自相攸迄成之歲月廩給之寡夥咸俾列于碑陰焉

廣州增城縣學記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闢學校修其政可知矣在國初

廣之增城孔子廟火于兵進士李肖龍刻木主祠于
士人鄭聰老家鄭遂以宅爲學歷五十餘年未有能
復之者至順二年前翰林從事盱江左祥繇廣州香
山令潮州經厯加奉議大夫尹增城得故址城西冲
霄門外百八十步面鳳臺負龜山水縈迴如帶始合
謀遷之於是列士輸幣羣工效能顧濟陽復選其材
顧宗興張悟道李壽李惟佑鄭元善董其役始是年
冬訖明年秋凡爲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六筵有
五尺深如廣而去其筵有八尺堂四楹崇三仞七寸
有半廣十有七筵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其八筵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六尺有五寸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廣如之深不及筵二尺有五寸左右爲廡皆十有二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筵有二尺堂之東爲鄉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筵有八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內環崇墉外繚松竹堂之北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而亭其上可俯覽一邑之勝乃休工息徒以舍菜禮告成于廟崇儒師使申其教復諸生使脩其業和民人使獲其所而政聲作矣又因南雄教授李顯求刻石之文於余以著久遠遂告之曰學校者所以明道設教之地也道非聖人所獨

得非有愚智遠邇古今之間學則至焉增城雖僻在
嶺表聲明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立身
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民棄其民者也棄
身者殃棄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
學左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爲首務今又以治增城
弗棄其民矣二邑之士亦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重
爲告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爲
聖增城旣廟祀夫子又祠崔公豈不以爲賢乎賢如
崔公則祀之況有不止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
至順三年十月具官揭傒斯記

陟亭記

泰定四年夏六月余自清江鎮買舟泝流而上未至廬陵二十里有巨石如夏屋嵌立江右漁舟賈船膠葛其下前挹二洲人烟雞犬出沒誕漫又拏舟前行數百步有小溪出谷中仰見層巒聳擁雲木森悅遂舍舟循溪而入越五里劃然開朗左右環合風氣蓄密有巨塚隆然在山半由塚之左又入小谷有屋數間題曰陟亭乃坐亭上召守塚者而問曰地爲何曰爲書堂原葬爲誰曰爲阮氏何字曰民望曰吾知其爲人矣是嘗以年十三風雪徒步求書福建憲使出

其父於獄者是嘗佐其父連山簿尉攝兵馬鈴轄撫
洞獠有方者是嘗拔俘虜之子於軍中以還其友贖
俘虜之母于邑大夫以還淮僧責名家之女於歌筵
以還其夫且給其家使改過易行者是嘗爲郡曹又
爲縣都曹寬海艘之役罷坑冶之害者是嘗受知滕
國李武愍公恒及其子平章公世安楚國程文憲公
鉅夫南臺薛中丞居敬孫御史世賢者是嘗爲翰林
潘侍讀昂霄爲監察御史時舉爲江西憲掾不果用
廣東師咨刺海朝京時湖廣燕右丞公楠爲司農時
欲舉爲掾不就者遂升高而望青原夫容天王諸峰

如劍如戟如屏如帷如卓筆者陳乎其前東山墨潭

二

蛇山之屬如騫如倚如據如伏如黝如紺者繚乎其
後飄然如匹素渺然如白蛇自天南下千里不息而
橫截乎黨灘者贛江也朝暉夕景長雲廣霧明滅變
化不可殫紀宜乎孝子慈孫於此興岷岵之悲而無
窮也於是愴然而下復坐亭上拊髀而歌曰山川信
美兮心孔悲往者不可作兮來不可期左右皆歛歔
不自禁乃就舟至郡以其狀告知往來者曰然是其
仲子清江教諭浩嘗廬墓其中且將葬其父於山之
左腋他日爲投老之地者也居數日浩來見戚乎其

容懇乎其言與語陟亭事泣然流涕曰先子之藏也
再閱月乃請記夫父子者人之大倫也生死者人之
大故也子雖甚愛其親不能使其親之長存父雖甚
愛其子不能使其子之皆孝及夫登高丘臨墟墓覩
其親之所藏未有不悄然傷懷徬徨躑躅者人之至
情也況浩兄弟之孝臨其親之所藏者乎然孝於親
莫大於敬其身敬其身莫大於勵其行雖歌管盈耳
獻酬交錯常如陟屺陟岵之時庶毋負茲亭之所以
名也烏乎當至元風虎雲龍之世使民望少自損何
所不至而寧爲鄉善人以終撫其山川天固將啟其

後之人矣民望諱霖號石峰居士好學而尙義晚尤嗜佛老之書娶吳氏有四子曰均浩鐸煥女四嫁士族孫男七人是歲某月記

善餘堂記

饒有善人居安仁華葢峰之西玉真堂之東華山之陽張果峰之北曰胡君茂卿治獄多陰德其祖父皆好善鄉之長老大夫士相謂曰易大傳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請以善餘名胡氏之堂又購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書以遺之至順元年其子式入史館與余深相好又明年請記於余余曰夫善人孔子猶

歎其不得見孟子猶聞之喜而不寐況治獄平尤人所難者乎茂卿之生父蓋年四十有五矣甚愛之未成童好學孝謹父愈愛之我元有天下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卿亦起爲縣曹然在諸曹中獨異其治獄情可貸者無不貸之死可生者無不生之民亦莫不自輸其情而刑以不濫縣長貳及同列多嫉怒怨惡之而不敢言久乃服其爲人元貞末縣有盜捕久不得尉輒以疑似捕齊民七人日拷掠鍛鍊之獄具移縣縣長貳皆喜且得盜立關三木置獄中上遣使決且至卿入獄語七人曰人皆言汝等非盜何不自